

W h o s e

谁的音乐 的古典

伍维曦
著 /

M u s i c

W h o s e

C l a s s i c

谁的音乐？谁的古典？

Whose Music? Whose Classic?

伍维曦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的音乐? 谁的古典? / 伍维曦 著
—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8
ISBN 978-7-5675-7638-4

I. ①谁… II. ①伍… III. ①传统音乐-研究-西方国家
IV. ①J60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79112 号

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谁的音乐? 谁的古典?

著 者	伍维曦
责任编辑	倪为国 何 花
封面设计	姚 荣
出版发行	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	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	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	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	021-62865537 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地 址	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	http://hdsdcbs.tmall.com
印 刷 者	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1092 1/32
插 页	4
印 张	8.75
字 数	120 千字
版 次	2018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8 年 6 月第 1 次
书 号	ISBN 978-7-5675-7638-4/J.354
定 价	58.00 元
出 版 人	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自序

《诗大序》云：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又云：情发于声，声成文为之音。文者，绚烂云从，美轮美奂，而被之以名教，覆之以大义，乃为诗、乐之所通用，又合此二者为一体矣。中国曩时论诗如论乐，泰西近世则以乐为诗，且以音声视通万国、同气八荒，然揆其意则均也。是以观泰西乐风之隆替，亦如观彼之政教，非特政教，其人情、风俗、食货、学术之得失，莫不毕备于八音克谐、金石相和之中。方其初起之际，虽简朴粗砺，左衽茹血，然敬天爱人之意存焉；及其繁盛之时，叠兴功利，远事八紘，亦彬彬而成一代之章；逮其回光之世，纤丽若鲁缟，险玄若庄梦，虽足以发骚人哲士之思，而其势不能震凡俗之聩。是以音乐之于欧罗巴，竟视洛中之苑囿而度天下之兴亡者欤！

夫天命循环，运势周星。中古之代，诸夏制礼

乐以郊庙、舞霓裳以荐岁，则泰西遭阳九而媵离乱也；汨及近古，中国不振旅而履崩坏，则海客交逼、荒服皆叛也。岂生尚无为之世，卒见汉祚之衰。乃知东夷西夷，已非重华文王，江表长安，实无洛下言咏。泰西之学与乐，趁时入据于中土，其势较罗什重译而来、玄奘负笈而去，周武亲抚五弦、祇婆贡其八调又不同矣。及于今日，旧邦或待重光，彼运亦尽百年，然人心之涣散，岂一时一事所能焕发振奋之哉！好之者虽众，率亦习大乘而不晓梵语，惟听愚陀变文，惑其驰骋想象，不悟皆穿凿设喻，其实惟一空也。若求务实之道，则我圣人之言虽至简易，皆接于实地，是体有尽而用无穷也。

余以及冠之岁，自西蜀来居海滨，尔来一十三年矣。既死丧忧患，颠倒狼狈，亦无嫌于世人之所嗤。尝亦习其说与术，沉迷往返者终日，局隅而不得出，又反躬自溯，终折中于圣人之教训、六艺之津梁。乃谓泰西近代之艺术，初视之气象万端、声色绮丽；如须弥莲座、蓬莱瀛洲，及去其表而直造乎内，率皆镜花水月、南柯黄粱，得合于我之道者亦鲜矣，间有踵武诗骚、趋平远幽寂者，不过一二不世出之徒。虽然，西乐之足为炯鉴者，亦深著白云苍狗、皮里阳秋，其传述彼方文脉士心之用意，虽典册汗青亦不可及。彼之枕清云而扬素波者，

亦身经离乱、洞悉情伪而浩叹之、沉思之、痛疾之，初非欲自炫自媒于世也。盖殊方异域、东西万里，其为人之性者，略而将同，其所异者，性之形也，此犹义之于仁、德之于道矣。故每见国人燃顶攘臂，非其鬼而祭之，遂起南风之唱、兴西陵之悲，欲著论而辟之，兼用以自省，俾循先儒得其髓而余其滓之心法。又闻乐之法，虽贵适意而任逍遥，然风教之迹，关乎国脉，此衣冠之人，不能须臾忘之者也。

余性质愚钝，身无寸长之技，惟为文如牛马耕以安步晚食于此财赋之藩。顾江南郁勃之王气，数百年沦丧而至于今也。恒以戚戚之心，慕王谢之意气，怅戴陶之高蹈。昔元遗山有吴侬锦袍之月旦，江湖之人意不能平，吾乡家铉翁遂明中州之不限地域南北，而在浑茫浩气之消长。若以此而论，陆平原之抗声座中、萧摩诃之挠挠不屈，则江左固不失为中原也。乃知味诗论乐，虽始于章句雕虫之学，必不限于对属百工之巧，其指归必能去伪存真、幽微天人、通达古今，得风流蕴藉于挂角无形之刹那矣。

余观泰西之乐，亦如吾国之诗，其出入神逸者，必以气韵为先，元性为体，本心为主。其一动而三叹者，亦每有金城司马之伤，霸陵夜猎之痛；其以音声发无穷之遐思者，其所悟必不止于其所

闻：盖中外歌哭虽不同，而乐与诗之动人者，皆在其境外之象无穷尽也。然仁山智水，象喻有差，其所以得为我所用者，在我心主之耳。若出主入奴，以西乐为俎豆而物于彼，必有邯郸学步之忧，遗磨砖作镜之笑。若胸次大块烟霞，登高而望无限之远景，或可一麾名相之繁琐，而垂明见之至谛。区区谰言淫俗，又岂得限我哉！但以此心待天意之悔祸，泰西之学亦终同于天竺之教，汇宗入海，而为我之恣睢矣。

丙申季秋江阳伍维曦识于上海

目 录

自序	1
----------	---

一

漫谈音乐与人生	3
乐如其人 文如其人	11
历史镜像中的错位与重合	17
水晶石般折射出绚烂的音响之光	20
喜剧中的悲剧艺术里的真实	23
思无邪而近于勇的马勒	29
纯正美国辣味经典	35
温情、智性与想象力	39
一个需要被重估的彼得·伊里奇	46
以史证乐历史重现	53

二

狂喜的圣诗：圣-桑的第三交响曲	6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苑囿中的遐思	69
黄昏中淡漠的哀愁	73
空谷回音 渺渺不绝	83
和而不同之美：柏辽兹和古诺笔下的浮士德	90
寒枝繁花尽 将以巢夜庐	105
繁华有时尽 玉树落谁家	114
争标看两艘 后来竟居上	133
谁的巴赫？	149
歌剧一日：一个文学爱好者的断想	155

三

让国王起舞的人	161
放浪笑谑戏如人生	170
霓裳锦屏舞翩跹	185
庾信文章老更成	196
自由与孤独：勃拉姆斯一瞥	205
拉赫玛尼诺夫	217
维多利亚时代的音乐画卷	228
被遗忘的 19 世纪独行者	236
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	247
“音乐知识考古学”：先知五重唱团的所罗 门·罗西作品音乐会	258
后记	265



漫谈音乐与人生

音乐大约是人类所能创造的最具悖论性的文化产物。音乐最易于传播,但又很难被记录;音乐可以超越语言被接受,但其意义又难于言说;音乐既是人类最原始的需求和能力,也是最具精神复杂意味的艺术。音乐就像和氏璧,有时知音难求,有时又蔚然成风。音乐是文明与文化的表征,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印迹。

音乐源于声音,是人类所能发出的音响之中最为神奇的一种。在古代先民“击石拊石,百兽率舞”之际,音乐与舞蹈和诗歌共生;而人类最初有意识地以固定的音高和周期性的节奏发出的音声,乃是为了祭祀与降神,从而建立起人们之间、人与自然之间的秩序。所谓“以六律、六同、五声、八音、六舞大合乐,以致鬼、神、亓,以和邦国,以谐万民,以安宾客,以说远人,以作动物”(《周礼·

春官·大司乐》)。上古时的巫师被视为“精爽不携贰”的“神士”，其所拥有的乐舞技能是与天地相通的手段；可以说，在“轴心时代”以前，音乐家与神王祭司是合而为一的，而能占卜预言和制作礼乐的巫师是最早的知识人。

举凡人类文明，在经过长期演进之后，终将渐渐逼近某种临界点。在孔子、苏格拉底、摩西和佛陀的时代，东、西方主要文明共同体均蕴育出了超越原始宗教的新知识体系，取代了“蒙昧时期”的原始宗教。神王巫师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既大不如前，其拥有的各种“绝技”亦被新兴的社会阶层所分割，人类认识世界、表现自我之手段也越来越丰富细化。而音乐作为一种特殊技能，开始与其孪生姐妹语言艺术一道，成为保存文化记忆的主要手段。《诗经》中的“雅”、“颂”、印度的吠陀史诗、希伯来人的《诗篇》和古希腊的《荷马史诗》都大致同时产生。闻一多说：“人们都歌唱起来，并将他们的歌记录在文字里，给流传到后代”。这种精神产物代表了人类最早的历史意识，虽然其曲调没有像语言那样被文字记录并流传，但如果不是借助音乐，这最早的韵文诗篇是无法产生的。

社会的演进使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，斗争随之产生。而音乐的奇妙之处，在于它既能

挑起斗争,亦能平息斗争。它可以成为战斗时的军乐,亦可成为平息愤怒的安慰剂。塔西佗在《日耳曼尼亚志》中提到:罗马军团在号角和喇叭的帮助下,战胜了蛮族;而普鲁塔克的《名人传》却描述了一种名为“菲斯图拉”(fistula)的“定音笛”使演讲时经常激动失态的盖乌斯·格拉古平静下来的情形。柏拉图和中国古代诸子一样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,他在《法律篇》中主张禁止毫无节制的淫靡、“只凭听者快感来判断的”音乐,而且不准演奏者将不同风格的音调混合;他虽然不是音乐家,却想做音乐家的立法者。亚里士多德却注意到了音乐可以缓解生理的紧张,疏泄淤积的病患,他在其《政治学》中说:“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每每被祭颂音节所激动,当他们倾听兴奋神魂的歌咏时,就如醉似狂,不能自己,几而苏醒,回复安静,好像服了一帖药剂,顿然消除了他的病患。”显然,音乐具有某种生理性的功用,它是一种借着娱乐的方式起效的潜移默化的药物。亚里士多德可算是音乐治疗学的鼻祖。

正像孔子所说:“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。”音乐在满足了人类的某种近似温饱的需求后,便成为一种仔细玩味的对象,就如同语言文字除了实用的交流记录功能外,还可以反复推敲、缘饰语义。

当其脱离了现实功利之后，便成为某种超越性的精神需求，名曰审美。作为艺术的音乐，言有尽而意无穷，或看似简单，实在饱含感性的隐喻，令人生出无限联想，又不愿猜透实指。正如严羽《沧浪诗话》云：“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。故其妙处，透彻玲珑，不可凑泊。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月，镜中之象”。从中国与欧洲艺术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，诗乐共生是上古的常态，而诗歌脱离配乐转而依附文本，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；这掌握文学技能之人，不外乎知识精英。文人将文学创作中的审美特性移植到了其日常生活中的音乐上，便产生了文人化的音乐（或者我们称之为“艺术音乐”）。在中国，最具恒久性的艺术音乐无疑是古琴。

两汉是经学发达、独尊儒术的时代，儒生中富于才艺者，每每以琴相尚，七弦琴不再只是与箏、筑、笙、箫同列的实用性乐器，却被士大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附加值。东汉初年桓谭著《新论》，书中有“琴道篇”，言“古者圣贤，玩琴以养心，夫遭遇异时，穷则独善其身，而不失其操”。儒家的人文主义特性，使其与仪式性的巫乐无缘，也反对耽于纯粹的声色之乐，便将在古代经典中屡屡提及的“南风七弦”转化成了修身养性之具。在汉末大

乱中被杀的蔡邕，妙操音律并善于鼓琴，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说：

吴人有烧桐以爨者，邕闻火烈之声，知其良木，因请而裁为琴，果有美音，而其尾犹焦，故时人名曰“焦尾琴”焉。初，邕在陈留也，其邻人有以酒食召邕者，比往而酒以酣焉。客有弹琴于屏，邕至门试潜听之，曰：“咄！以乐召我而有杀心，何也？”遂反。将命者告主人曰：“蔡君向来，至门而去。”邕素为邦乡所宗，主人遽自追而问其故，邕具以告，莫不怵然。弹琴者曰：“我向鼓弦，见螳螂方向鸣蝉，蝉将去而未飞，螳螂为之一前一却。吾心耸然，惟恐螳螂之失之也，此岂为杀心而形于声者乎？”邕莞然而笑曰：“此足以当之矣。”

这则故事中博雅好乐的君子形象，在后世成为琴人的标准模板。而随后的魏晋之代，世道险恶，正直的士人往往以音乐作为逃避黑暗现实的手段。阮籍、嵇康这样的名士都以知音著称。阮嗣宗的《咏怀》八十二首在中国文学史上彪炳千秋，其第一首就说：

夜中不能寐，起坐弹鸣琴。
薄帷鉴明月，清风吹我襟。
孤鸿号外野，翔鸟鸣北林。
徘徊将何见？忧思独伤心。

而嵇康更是在《琴赋》中称“众器之中，琴德最优”，他以善弹《广陵散》著称。据说嵇康被司马氏诛杀时，有太学生三千人诣刑场请以他为师，而嵇康神色不变，索琴弹之，即奏此曲，曲终，曰：“《广陵散》于今绝矣！”这首琴曲虽然还是流传下来，但又平添了一缕杀伐之气。音乐在脱离宗教仪式之后，又与文学一道，成为知识阶层人格之化身，由此超越了其工艺性，而被提升到个体人格的高度。西欧历史上，虽无中国这样悠久深厚的文人音乐传统（但宗教音乐与民间音乐极其发达），但因受文艺复兴风尚的影响，17世纪之初的意大利歌剧却渗透了人文主义者们复兴古代悲剧的理想；而18世纪晚期在德奥等地出现的交响曲等纯音乐体裁，更是与德国古典哲学和文艺理论相得益彰，在19世纪之初就被奉为既抽象又感性的文化经典。相对于古琴这样曲高和寡的雅声，交响曲却是纪念碑式的公共性艺术，是看不见的哥特式教堂，是借助声音来表达的史诗巨制。19世纪